

隨筆選集第一輯

乾 隆 遺 風

北京大眾出版社



乾 隆 遺 風

•隨筆選集第一輯•

高 參 等 作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隨筆四十篇，都是從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中選出的。這些文章的特點是：短小精悍，文筆鋒利，所談問題接觸到人們思想的各個方面，對於現實生活中的一些陰暗面做了有力的批判。

乾 隆 遺 風

(隨筆選集第一輯)

高 參 等 作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胡同三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76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

C502 787×1090 精裝 32頁 60.000元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0000册 定價：3,000元

編者的話

這本小冊子裏所收集的四十篇「隨筆」，都是從北京日報副刊「文化生活」版中選下來的。時間是從一九五三年六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雖然這些隨筆的體例和內容不十分統一，但是這些文章還是有它們的共同特點的，那就是：短小精悍、生動活潑，並且大都是從現實生活中一些常見的現象或具體事例中，發掘出那些不健康的思想實質來，予以應有的批判。而這種思想實質，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有其普遍意義的。

這本隨筆選集是應讀者的要求而編印的。現在先編出第一輯，我們還打算繼續編輯第二輯。因此，就希望讀者們在讀過第一輯以後，把意見寫下來，寄給北京大眾出版社編輯部，以便作為編輯第二輯時的參考。

目 錄

編者的話

「乾隆遺風」

高 參(一)
直 言(三)

如此精簡節約

馬 鐵丁(五)

驕必敗

高 參(七)

不要蒙上眼睛

王 文葉(九)

不要被陳規捆住

余 謙(二)

看不見寶貝的人

洗 明(三)

光榮與「委屈」

馬 鐵丁(六)

「雞頭」「牛後」

楊 凡(九)

粉刷「新

楊 凡(三)

紙上開會

凡(西)

沒有問題

凡(西)

一般化

霍(天)

「白帽子」

任(六)

冷靜與麻木……

洗 明(三〇)

離題的「挽救之策」……

洗 明(三一)

慘痛的教訓……

馬子禹(三六)

「辛苦」的場長……

祝遵璜(三九)

「全勤班」的由來……

王 輯(四二)

蔡股長撥料……

小 風(四)

豬的不幸……

高 參(四)

維護什麼？……

尊 博(四七)

胆怯的人……

化(四九)

沒有鑰匙的箱子……

曉 形(五)

「差不多」……

白 瑪(五七)

毛病到底在什麼地方？……

劉福興(五七)

因噎廢食……

方 林(六二)

櫃前碰頭記……

南 天(六三)

帶資料，還是帶人呢？……

南 天(六五)

敗家子……

鄭文友(六七)

艾 真(七〇)

回頭再說……

一點辦法也沒有。

寧(七二)

石獅子搬家

輝(十四)

誰的責任？

小羣(十六)

燈火輝煌

李韓馮(十九)

着即處理！

楊凡(八一)

有這樣的病人

楊凡(八三)

措施之外的「措施」

楊遠(八五)

「肉爛在鍋裏？」

祝遵璜(八七)

工區變成了礦區

郝仁(八九)

奇怪的事

之望(九二)

「乾隆遺風」

高 參

清朝的弘曆（乾隆皇帝）喜愛遊山逛水，每到一地，總愛賦詩題名。當地管理名勝的官吏照例要立起「御碑」來，流傳後世，為「御駕親臨」而感到子孫萬代的榮耀。

還有一些舊社會的「騷人墨客」，遊山逛水之後，也往往要賦詩一首，發思古之幽情。但是，賦詩抒情未嘗不可，又何必寫在亭臺樓閣上呢？據我想，這大概與弘曆的用意差不多，雖然當時默默無聞，但總有一天時來運轉，那時候管理名勝的官吏一旦發現，照例也要立起碑來，「傳為佳話」的。

因此，姑且把這種作風統稱之為「乾隆遺風」。

在春遊的日子裏，居然到處都看得到：「×年×月×日，×××到此一遊。」為了加深印象，有的還加以解釋，如「偕×××在此野餐、唱歌……」。還有些甚至不惜時間精力，把名字彫刻在古代建築的樑柱上，以與古代建築共垂不朽。更妙的是在廁所裏，竟寫上「××曾在此處大便」！

請問：這些人為什麼對「乾隆遺風」如此感到興趣，不惜給管理人員帶來麻煩，不惜招遊人的厭惡與憎恨，不惜毀損園容與古代建築呢？據我想，唯一的作用大概是所謂「人過留

名，雁過留聲」，想讓他的「芳名」與名勝古蹟並存，永垂後世吧！但是，愛護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物，在今天是被看作起碼的公共道德的；如果一個連這點公德都不講的人，竟想把自己的名字到處銘刻，那末，他所留下來的自然不會是什麼「芳名」，而只是破壞公共道德、損毀公共財物的「臭名」而已。

如此精簡節約

直 言

說到精簡行政機構，節約行政經費，誰都知道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因為它不但可以積累資金，用於重點建設，而且可以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節省幹部，用以加強工礦、學校。在企業部門，這更是充實下層單位、降低產品成本的有效辦法。

但是，我們有些單位的負責同志，一提到精簡機構、緊縮編制，就另外有一套「道理」，說什麼「任務只管增加，要求不斷提高，幹部人數有限，有的事情還沒人去管，的確大家很忙呀！早就要求擴大編制，補充人員，如今國家既然號召節約，那麼就不增不減——這已經是緊縮到最低限度以下了，哪裏還能再減？」

照他的說法，機構龐大，層次重疊，互相牽扯，手續繁雜……這些事實都不存在。可是這樣的領導人的下級，却要偏偏和他為難：有人閑得哇哇叫，有人聊天看舊報，有人苦悶着急去告狀，有人半作半息睡悶覺。但是，這些情形如果叫他們的上級知道了，那就又得說什麼：有些人工作不安心，背地胡叨叨，為什麼只說有時無事幹，却不說有時也忙得難開交！閑時沒有人，忙時把誰找？再說工作在人搞，自己不主動，還要發牢騷。上級不諒解，精簡

任務不能少。緊縮編制本來我是最贊成，如今倒落得兩頭不討好！

既然有人叫減，那就減吧。於是病號、老頭、工作不稱職的……，一算計，倒也有些該送走的。人家減編百分之二十，他怕減少了不好看，就「狠狠心」，好，減他個百分之三吧（三總比二還多點），把這些人送走，還可以省點麻煩。

也還有另外一種領導者對本部門現在的機構、編制是否合理，是否簡便，以及如何發掘潛力、更利於工作等問題，是既不深入下層具體了解，也不與有關人員認真研究，一口咬定：「機構無可精簡，編制不能再少。」他對精簡的意義和好處，雖然沒有興趣，但趁機送出一些自己不願要的人員却也甚為積極。

這兩種情況雖然不完全相同，而思想實質却是一樣：國家是國家，機關是機關，把國家利益和機關「利益」對立起來，「國家要我減，我偏不減」，「減點也好，既完成了國家的要求，自己也減少一些麻煩。」

至於送出的人員能够勝任何項工作，適應何方要求，或是如何妥善處理以及經費可否節約，他們的態度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不管他！

但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如此精簡節約，要想完成國家的計劃和要求，難矣哉！

驕必敗

馬鐵丁

一個人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如果只看到自己的長處和優點，看不到自己的短處和缺點，「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那麼，任何人要驕傲，總能找到可以驕傲的地方。

有資歷的人，以他的資歷為驕傲；有文化的人，以他的文化為驕傲；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又以他的經驗為驕傲。同一個人，他可以對某一人表現一種驕傲，而對另一個人又表現另一種驕傲。譬如說資歷吧，驕傲的人會對資歷比他淺的人說：「當我吃小米、揹背包、打游擊的時候，你還小得很呢！」他却又會對資歷比他深的人說：「看你，參加工作這麼些時候，還是那麼不頂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頂事的自然祇有他自己。

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只有自己最行，是一切驕傲的人共同的特點。

既然自己最行，那麼，優點固然是優點，至於缺點，據說也是可「愛」的。

筆者曾經遇到過這麼一件事：有一位驕傲的人，嚴重地脫離羣衆。脫離羣衆總該不是什麼優點吧？然而不然，當別人批評到他脫離羣衆時，他居然用這樣的話來反駁：

「只有羊呀、豬呀才是成羣結隊，獅子老虎總是獨來獨往的。」

請看，何等狂妄！把自己比成獅子老虎，把別人比成猪羊。

其實，獅子老虎固然總是獨來獨往，刺蝟、癞蛤蟆、蜘蛛又何嘗不是獨來獨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驕傲的人思想上的片面性，一心情願把自己向「好」的方面比。他們對自己的缺點，或者看不到，或者雖然看到，却對其為害估計不足，或者索性把缺點也加以裝飾、美化，彷彿是什麼可「愛」的「寶貝」。

驕傲的人既然只看到自己的長處和優點，也就必然誇大個人的主觀力量，認為只要他一出現，什麼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就這樣，他就會自己蒙蔽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看不到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困難，當然，也就不會動員大家來消滅缺點並對困難採取辦法認真加以克服，或預作防範。無數經驗證明：看不到缺點，看不到困難因而疏忽大意，一百件工作，九十九件沒有不失敗的。

所以說：驕必敗。

不要蒙上眼睛

高 參

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照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它照亮了我們每個人的航程，指引着我們過渡到社會主義。只有蒙上眼睛的人才看不見燈塔，看不見燈塔照亮了的航程。有一個小學校，在討論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時，有位教師說：「我也知道過渡時期總任務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可惜我們這兒的人看不見它！」真令人耽心，要真是這樣，叫這些人民教師，怎麼能擔負起為祖國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材的責任呢？

在聽了關於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的傳達報告和進行討論以後，某區教育工會曾對教師們舉行了一次測驗。某校二十二份試卷中，對於「什麼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這個題目，只有兩份答得差強人意，其餘都是不知所云。有的答：「總任務是學習蘇聯，勇往直前，走向社會主義。」有的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現在走完了第二步，開始走第三步。」更難為情的是，把總任務說成是「成渝鐵路和荊江分洪」。

這些人被蒙上了眼睛，看不見燈塔的光芒。什麼原因呢？

有一個學校，有些教師在規定的理論學習時間裏，據說是「喘口氣，洗洗手，點支烟，喝盃茶，剛一坐穩，肚子就餓了」。經常如此，彷彿已經安之若素，連重要得像總任務這樣的學習，也喚不起他們的興趣了。他們聽完了這個傳達報告後，竟有位教導主任這麼說：「這

沒什麼，在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常識讀本上早就學過了。一

正像馬林科夫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說：「一個人如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落後，按照死記的公式生活，喪失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他就不能正確地分析國內外的形勢，不能也不配站在運動的前列，而且遲早終有一天他會被現實生活拋棄。」做為一個人民教師，應該是站在運動的前列的人；絕不該是遲早會被現實生活拋棄的人，因為這與人民教師的稱號是絕不相稱的！

所以造成這樣的現象，這些教師的領導者們是難辭其咎的。單舉一樁事來說：在給教師們佈置過渡時期總任務的學習的同時，根據區文教科的佈置，這個學校的教師們要在一個星期內完成一大驟車的任務：舉行第二次月考，舉行兩次觀摩教學，抽考一班，檢查教學筆記，檢查學生作業……。任務這樣多，就是黑夜白天連軸轉，也是難以完成的。他們絲毫沒有考慮到：怎樣幫助教師們解決困難，給他們創造學習條件。

他們顯然忘記了馬林科夫同志的寶貴的指示，「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而「不重視這種工作就可能給黨和國家的利益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自然，教學業務是重要的，但如忘記思想工作，單純強調業務，那就是捨本求末！

個人要主動學習，領導者也必須重視，這樣才能把蒙在眼睛上的布揭下來，才能看得見燈塔。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航程中，讓我們把馬林科夫同志這些指示當作報警的信號吧！我們不要做蒙上眼睛航行的人。

不要被陳規捆住

王文葉

「削足適履」的故事，我想讀者們大概聽說過吧？想起這故事來，不能不令人發笑，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也還有類似這樣的事情。假如你覺得奇怪，那倒大可不必，因為不但有，而且多得很。

例如我們工作中有許多規定和制度，本來是爲着使工作有正常的秩序，使工作科學化、合理化，使工作效率而制定的。可是有些人却死抱着老一套，把某些制度奉爲絕對的、不可變更的。當這些規定和制度已發現不是能很好爲人民服務的時候，却仍然大喊大叫地維護它：「這是制度！」乍看起來，好一個公事公辦、遵守制度、忠實爲人民服務的人啊！其實不然，實質上是保守思想在作怪，按老規矩辦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毫無勞動中的革新精神。爲什麼呢？因爲勞動對於他，主要還是一個謀生的手段，還沒有把勞動當作光榮的事業，當然就談不上發揮什麼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了。

譬如說星期天，郵政局裏匯款人很擠，匯款手續繁多，因此許多人感到不便；像有些建築工人兩星期休息一次，八點鐘開始到郵局門口，等到十點半才能擠到櫃台，但買郵票、買匯票、發掛號信又分在三個櫃台，每個櫃台前必須等很久，於是匯一次款得花一個上午。匯

款人對這種工作效率不滿意，提意見。但怎樣對待這些意見呢？有兩種不同的人，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人認為「按規矩就得了，這是制度！」「你說慢，要不錯就得慢。」「你不滿意，我又沒閑着，星期天還上班呢！」另一種人腦子裏想：「制度是幹嘛的？是人給制度辦事呢？還是制度給人辦事呢？」「老規矩就不能改嗎？」北京市勞動模範程珍聲就是這樣想的。程珍聲懂得活的人不應該被對顧客不方便的制度所束縛住，所以她知道東四「一台灣」的先進工作法後，就努力學習，在領導上支持下，勇敢試行，得到成功了。

為什麼程珍聲不在「這是制度」這句話下就停滯不前，而懷疑那些已被工作中所表明的不科學的制度呢？因為她懂得工作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應該從對顧客方便與否去檢驗那些已往的制度是否合適。「上班為吃飯」的人是不會想這些的。只有熱愛勞動的人，把勞動當作光榮事業的人，才會時刻注意從羣衆中檢驗自己工作的實際效率，去不斷正視缺點，力求改進，提高工作效率。

勞動是沒有人為的邊緣的，新社會裏的任何勞動都可以使勞動者無窮無盡地貢獻出自己的智慧與力量，新社會的勞動是創造性的勞動，有國家主人翁勞動態度的人定會不斷革新，打破陳規；而絕對不會在什麼藉口下用陳規來束縛自己的勞動的。